

海濒，此首引文已见前）州。’其与子由相遇，同行至雷，仅留月余，一匆匆过客，岂有灌园糊口之事。且计先生过雷渡海，在五六月间，今诗中一则曰：‘篱落秋暑中’，再则曰：‘黄甘（《淮海集》作柑）遽如许’，三则曰‘海康腊已酉’，四则曰‘东风已如云’，细玩诗意，皆谪居此地，自夏徂秋，背冬涉春，感时记事之辞，断断非东坡作。考之《宋文鉴》第二十卷中所选《海康书事》五首，亦以为秦作，无疑也。八章，施氏原本不载，新刻载续补上卷，今为驳正。”

这一驳正很有必要，它说明秦观晚年诗歌，置于东坡集中，可达到乱真的程度。这一组诗以及雷州时的《自作挽词》（见《淮海集》卷二），成就远远高于其写早期生活的诗作，再也不是什么“女郎诗”了。秦观虽然没有象李清照那样恪守诗词分家之说，实际上其诗词之间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风格，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明显区别。所以不能象晁补之和张耒那样笼统地说“少游诗似小词”。

上文指出的某些论者只是对秦观部分作品所表现出的“纤弱”、“婉丽”风格，略置微词而已，还有一些人或误把秦观作为写作秽亵作品的替罪羊，或苛责其他方面之不足，而问题往往是出在这些论者对于《淮海词》真伪的失考上。在现存《淮海词》三卷及补遗中，目前能够确定为秦观所作的只有八十余首，比其存疑词目还要少，在大量的存疑词中，最易与之混淆的是欧阳修词、黄庭坚词和部分无名氏词。

欧阳修的《六一词》虽不乏清丽之作，但其“醉翁琴趣外篇”，凡六卷，二百余首，所谓鄙亵之语，往往而是，不止一二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淮海词》与欧阳修词的混淆情况是，《醉翁琴趣外篇》中的一些“所谓鄙亵之语”被当成了秦词，秦词中有所寄意的词，却被当成了歌词。这样一来，秦观就吃了双料的亏。与《山谷词》的互见情况也大致如此。

黄庭坚在诗坛上名气很大，成就也比秦观高得多，但在词界，《山谷词》却远远不抵《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秦词是否在苏轼之上暂不置评，说在黄庭坚之上，当为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曾指出黄庭坚《沁园春》等十四首词“皆褻诮不可名状”。《淮海词》中有几首词与黄山谷的胶葛不分，一首是《满庭芳》（北苑研膏），还有二首是《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和《御街行》（银烛生花如红豆）。前者学人虽已断定是山谷词，由于此说尚未为众接受，一般仍作为《淮海词》这虽然是一首咏茶词，但下片结拍有“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之类艳语，自然会给秦词带来狎亵之嫌。《浣溪沙》和《御街行》虽然都不是秦观所作，但至今仍作秦词。特别是《御街行》，因为《绿窗新话》引《古今词话》谓此首是少游借筵篔与扬州太尉家侑觞之姬的所谓“仓卒之欢”的自道。

还有一首《眼儿媚》（楼上黄昏杏花寒），唐圭璋《宋词四考·宋词互见考》云：“案此首《花庵词选》作阮阅词，但《玉照新志》谓有名妓张秣，左与言颇顾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皆为秣作。据此可信为左词也。《诗余图谱》谓一题秦观词亦非。”《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云：阮阅“字闳休，官至中大夫，尝作监度郡守，庐州舒城人……世所传《眼儿媚》词：‘楼上黄昏杏花寒……’亦闳休所作也。闳休尝为钱唐幕官，眷一营妓，罢官去，后作此词寄之。”虽然关于此词是左作还是阮作尚有异议，但它不是秦观所作无疑是可以肯定的。由此我要寄言论者，评论《淮海词》时，须先明辨其真伪，以免将他人之污水泼于秦观之首，或误将秦观之佳构置于他人名下。除此之外，还要联系作者的生平遭遇，恰当解释“风流”、“情致”一类字眼儿。对于全面正确理解秦观及其词作来说，后者更是一个重要前提。

### 《呼啸山庄》、《简·爱》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海译文出版社、我校文学研究所和上海作家协会外国文学组联合组织的英国作家勃朗特姐妹的名著《呼啸山庄》、《简·爱》学术研讨会于1987年10月8日至10月13日在沪举行。到会专家学者有朱虹、方平、朱雯、杨静远、王忠祥以及美国女权主义文艺评论家路易·佩莉等，许多女学者和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会上学术气氛浓郁，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两部名著进行了深入、热烈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有新意的学术见解。我校朱雯先生为几位研究生的发言，也颇受与会者的好评。

（捷）